

我國全球價值鏈的地位與演變趨勢

金屬中心 MII 劉一郎
出版日期：2016.01.21

一、 全球貿易與分工現況

由於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進步，以致國際分工呈現愈來愈分散的現象，每年超過 20 兆美元的全球貿易中近六成為中間產品及服務，大部分產品送達消費者之前均經過不同國家的設計、原料取得、生產、加工處理與配送運籌等一系列流程，OECD 將企業或產業跨越多國進行的各種加值活動，稱之為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先進國家的跨國企業(TNCS)尋求生產效率或者接近市場考量，進行跨國投資與外包是全球價值鏈最主要驅動力量。美國蘋果公司 iphone 的生產製造過程是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典型案例，其中產品定義、設計與軟體開發於公司總部負責，零組件製造及手機組裝主要在日、韓、台灣、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進行。

據聯合國統計約有八成全球貿易是由跨國企業透過企業內貿易及與合作供應商交易所創造。以日本為例，因應生產成本攀升及日圓升值，日本企業從 1960 年代即展開亞洲地區投資布局，進而形成綿密生產供應網絡，目前日本境內跨國企業貿易額即占日本對外貿易 93%。隨著跨國企業長期投資布局與開發中國家持續朝自由開放發展，全球供應鏈以日本、美國及德國等先進國家為核心，分別於亞洲、北美以及歐洲形成三大區域生產網絡，日本與東亞、東南亞國家，美國與墨西哥、加拿大，德國與中東歐國家之間進行垂直分工，其中先進國家扮演價值相對較高的技術與服務主要提供者，而周邊國家則為中間半成品、零組件及成品生產組裝基地，產出的價值相對較低。以 iphone 手機的價值分配為例，根據學者 Dedrick 估算美國蘋果公司所獲取的利潤高達 58.4%，中國大陸雖為主要組裝基地，但僅分得 1.8% 勞動利潤。

台灣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長期以外貿作為經濟成長的主要推動力，也同時身為全球生產網絡的一分子。1960～1970 年代以加工出口為主要發展手段，引進美、日技術與資本於國內從事終端組裝製造後再出口回技術母國，屬於雙邊貿易的分工型態。1980 年代以後隨著台幣升值與土地、工資大幅上揚，迫使國內低附加價值製造業將生產基地移往東南亞，1990 年開放中國大陸投資更掀起傳統與資訊電子業前後兩波外移潮。投資帶動貿易的情況下，國內產業朝材料加工、半成品及零組件等中間財製造轉型，成為台商海外生產基地的重要上游供應來源，全球價值鏈的角色由早期雙邊貿易分工的終端組裝工廠轉變成跨國直垂分工體系下中間財的供應國。

二、我國於全球分工的價值關聯與演變

全球生產活動不斷拆解進行跨國分工，參與國家可視為生產線上串連的工作站，各自依據勞力、資本、技術或知識優勢進行專精或複雜多的工作，同時透過海、空運輸或電子商務傳遞貨品及服務。現今各國出口必定同時包含國外及國內所附加的貨品或服務，觀察出口內含國外附加價值（又稱向後連鎖指數）及國內附加價值供他國加工出口的比重（又稱向前連鎖指數），可以衡量出口國與上、下游國家的價值關聯程度，也可比對各國於垂直分工的相對位置。比較台灣與主要競合國家的分工地位，台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亞洲國家，經濟規模小且以中間財及組裝為主，國內產業鏈短專業化程度高，出口倚賴大量國外要素支援，因此與上游價值關聯程度強，向後連鎖指數高於全球平均，其中泰國、越南兩國向前連鎖指數相對較低，與下游價值關聯程度不高，凸顯兩國以組裝製造為主，位居更下游產業鏈；中國大陸向後連鎖指數達 32%，遠高於美、德等經濟規模相當的國家，但向前連鎖指數相對較低，顯示技術能力不如先進國家，在價值鏈擔任世界工廠的角色；日本、德國及美國經濟規模龐大，國內產業鏈長而完整，技術領先位居全球價值鏈上游端，因此向後連鎖指數低，而向前連鎖指數相對較高；最後，印尼與菲律賓以原物料為出口大宗，同屬價值鏈上游端，與下游價值關聯程度高，如【圖 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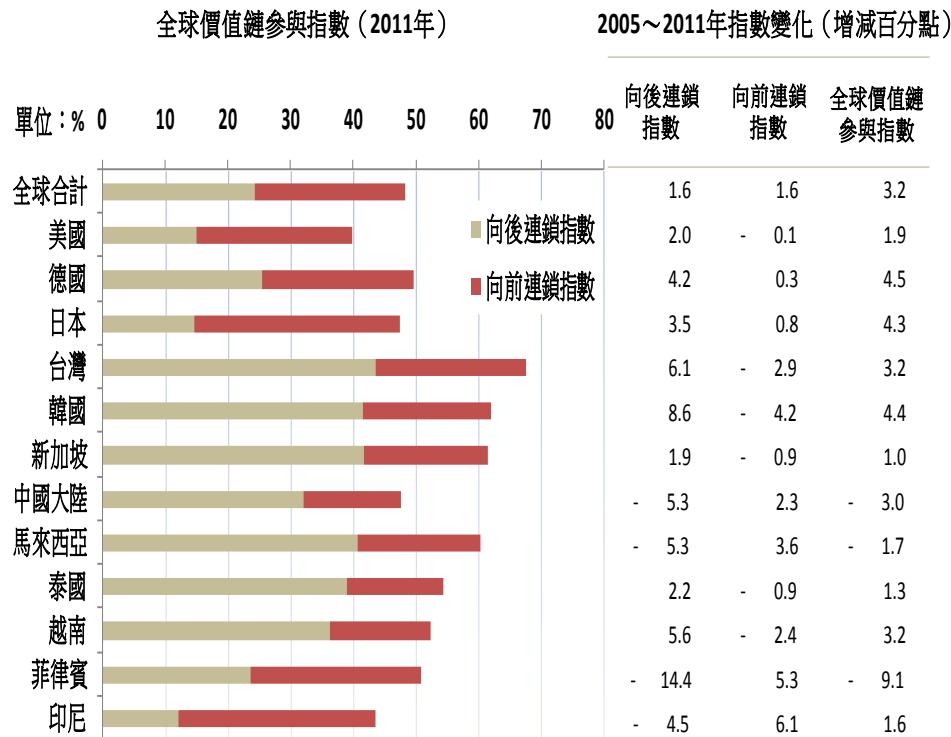


圖 1 我國與主要競合國家之價值鏈關聯程度及變化

資料來源：OECD-WTO TiVA / 金屬中心 MII-ITIS 計畫整理

向後連鎖與向前連鎖合計為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數，該指數能全面評估出口國整合國際生產網路的程度，也是出口國對全球價值鏈倚賴程度的綜合判斷指標。主要競合國家中，台灣、韓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2011 年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數均超過 60%，價值鏈參與程度高主要來自與上游國家緊密連結。參與指數受經濟體大小、產業結構、出口組成與價值鏈地位等諸多因素影響，易產生國家間經濟發展差異大，但指數差異不大的現象，中國大陸與美、日，越南與菲律賓即有上述現象，需搭配向後、向前連鎖指數分析方可獲得完整的價值鏈面貌。

進一步分析 2005~2011 年指數變化，2011 年台灣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數增加 3.2 個百分點，構成指數中向後連鎖增加 6.1 個百分點、向前連鎖減少 2.9 個百分點，顯示台灣國際價值鏈參與程度持續增加，而價值鏈地位朝下游方向移動，韓國、新加坡、泰國及越南呈現同樣發展軌跡。2011 年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數較 2005 年減少，均為向後連鎖指數下滑所致，上述國家發展中間財進口替代漸有成效，價值鏈地位朝上游方向移動。美、日、德方面，金融風暴發生後先進國家將部分產線移回母國，因此向後連鎖指數顯著增加，價值鏈相對向下游移動。

以靜態角度觀之，國際分工是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利潤導向所形成的合作模式，目前亞洲生產網絡中台灣位於競合國家的中上游價值鏈位置，透過美、日關鍵技術加值生產中間產品供中國大陸、東協國家加工出口。動態角度觀之，價值鏈移動則是網絡內國家透過投資、貿易、產業政策與區域協定，創造有利生態環境引導企業資源的長期競合結果，過去台灣以投資海外生產基地帶動中間財貿易模式，驅動價值鏈由下朝上移動。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進行產業結構轉型，產業供應鏈日趨完整與我國產生重疊，以致對我中間財加工需求倚賴度降低，而對我進口卻快速成長，直接威脅國內銷售市場，我國價值鏈被迫由上往下移動，造成出口競爭力弱化及出口與經濟成長背離的現象，上述顯示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步伐緩慢，如何避免我國在參與全球自由化過程中被取代或被迫朝低附加價值發展，是當前新政府必須積極面對的重要課題。